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一百

十八至
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八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穆宗隆慶三年三月戊辰裁革山東利建魯橋衆林
新開師家莊各閘官一員及各處閘夫溜夫泉壩夫淺
鋪夫停役夫共六千餘名時新渠既成都御史翁大立
乃建議請裁冗費以便民而尚書朱衡上其奏曰今運

河自魚沛一帶乃元人故道而我成祖命先臣宋禮濬治之於時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視徐州境山山頂相準北高南下懸至三十丈故魯橋開以南稍啓立涸自徐州至濟寧往往待水須半月始達雖屢議增開添夫猶不免膠淺之患蓋東兗之民苦於力作者百六十年於茲矣屬者改鑿新渠舍卑就高因之遠避黃流而地形平行泉源密邇異時舊河之陡駛今皆無之是以自楊莊開迄新店開俱不事啟閉舟楫日行可百餘里即

徐州至濟寧度不過三四日止耳而濟寧以北舊渠之水亦遂停蓄不竭故閘官與各夫徒株守河濱漫無事
事請如大立言罷各官之虛設者以所汰夫役僦直悉
改編銀差徵解東省用儲河渠之費報可 四月丁丑
總河翁大立言新河之成勝於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
稍仰黃水南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
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利涉
不煩牽挽五也顧道路之言或稱未便者以魚臺滕沛

沮洳成湖谷亭沽頭市屢失利乃倡浮言以搖國是耳
臣請以一得之慮熟陳於前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
東高西下非有湖為之積滯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
非有湖為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
禮之紆畫蓋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寔師其意遇黃流逆
奔則以昭陽湖為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
為蓄滯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堤始無虞
宜大興人卒繇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

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上從之 閏六月丁卯總河翁大立言薛河之水夙稱湍悍今盡注於郝山湖入微山湖以達於呂孟湖北尚書朱衡經理之績也惟呂孟湖之南為邵家嶺黃流填闕地形高仰以故秋水時至翕納者小而反浸淫平野奪民田之利又微山之西為馬家橋屬者草創一堤以開

運道上未及堅而時為積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
攻慮有傾圯宜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以入
漕河則湖地可耕河堤不隕而更於馬家橋建減水閘
相旱澇以為啟閉之節斯通漕之長策也上採納之

九月癸酉總河翁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
山至於境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
別開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自秦溝濁河至徐州洪諸狂
瀾激湍遠不相涉一也依山為堤雖有洪濤必不泛濫

二也漕舟循堤而上牽挽不難三也無茶城淤淺之患
省盤剥之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至
徐州洪四十五里視舊河為近驛遞夫價並可減省五
也驛路改從新堤往來徑捷六也徐州募夫可併呂梁
二洪徭夫可遂裁革七也計沛縣六舖至境山築堤百
里當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長堤可緩費益大
省八也糴穀貯食假工役以濟饑民兼節財賑荒弭盜
之術九也棄舊河以為水壑即河決谷亭沛縣從鴻溝

以泄徑從小浮橋下徐洪運道無梗十也顧其難亦有
三地浜溝當築大壩接黑龍潭堤至楊山壩西當別開
一道至舊河繞出茶城及開渠建閘費皆不貲此其難
在工費歲屬大饑而徭夫工食往往不繼待哺之民怨
譟易生此其難在工役夫二萬仍聽畚休而錢糧不
益淹以歲月必招謗議此其難在工程犯此三難以興
十利臣固未易辦也惟上速集廷臣議之章下工部以
大立議為便請行撫按及巡鹽官相度地形并議錢糧

夫役以請從之 丙子山東莒州沂州郯城等處水溢
從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無算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
聞都給事中嚴用和言淮安徐邳皆輸糧咽喉壅淤潰
決運道為梗關國計不細疏濬修築之務不可不亟宜
令趙孔昭及翁大立協心共濟不得廢事失時工部覆
如用和議且言淮安湖陂故有大堤往時商人決以逃
稅故多水患宜及今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河至海
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二臣會勘興工從之

十二月丙辰時淮河自板閘至西湖嘴開濬垂成而
裏口等處復塞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以工費不給請
議處錢糧因言清江一帶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河
溢淮河高家澗一帶七十餘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工部
覆請以錢糧事下孔昭及河道都御史翁大立通融借
助其裏口等處亟行開濬以築堰事宜及海口築塞寶
應越河二事均酌議舉行從之 乙丑總理河道都御
史翁大立言治河之役宜以調撥夫役收發樁草屬部

臣計處錢糧追徵工食屬兵備令畫地責成則河工可計日而就於是工部覆議以儀真至揚州淤淺高郵一帶湖堤剝蝕屬淮揚兵備會同南河郎中儀真主事經理以通濟閘內外清江浦上下淤淺屬淮揚徐州二兵備會同南河郎中清江廠主事經理以廬鳳二府協濟樁草錢糧役夫工食及寶應湖堤泗洲等處堤岸屬潁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大淮兩岸沙嘴清河縣東西河堤魚溝河以下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

理以邳州沂武二河與乾河口淤塞房村及境山黑龍
潭堤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管洪主事經理以沛
縣三鋪四鋪大堤豐縣縷水堤接華山寨飛雲橋故道
及薛河下流屬徐州兵備會同夏鎮主事經理以臨清
萊市口尖塚集白廟兒等處堤岸屬臨清兵備會同北
河郎中甄殿員外郎經理以內黃南樂二縣正河淤塞
及小灘上下膠淺黃廬河乙家河屬大名兵備會同北
河郎中經理以吳橋縣衝決朱官屯交河縣衝決徐家

馬頭等處青縣衝決盤古口等處與滄景二州南皮靜海二縣及天津衛堤屬天津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以蒙村蔡村要兒渡等處堤岸河西務上下淤淺屬霸州兵備會同通州郎中經理上皆從之

明穆宗實錄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隆慶初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

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
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
保定軍務又建議通漕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
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
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輓甚
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
壩合為一流水深漕便報可

明史稿

明穆宗隆慶四年二月癸亥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

言挑濬運河請發運司餘鹽銀二萬兩濟工部覆餘鹽銀係供邊之需宜量發五千兩不足於淮安揚州二府商稅及河夫椿草存留贓罰內動支詔可 三月壬申工部覆御史楊家相所陳一開河道以利漕輓謂朝陽門外故有河渠雖歲久漸湮尚可復之以便東倉之運與夫寶應湖之議開康濟河鎮江一帶之議濬淺阻填卑窪者皆通漕孔道所宜亟舉一建閘座以省耗費謂瓜州土壩剝運甚艱莫如建閘之便又境山諸閘日就

頽毀宜及時修理上命如議行 四月甲子總理河道
都御史翁大立奏高郵等處湖堤剝蝕請將徐州倉現
貯截留漕糧二萬六千餘石移置淮南召集饑民修築
從之 五月乙酉工部覆總河翁大立條陳議處河工
錢糧三事一寶應河濱碧霞元君祠香錢宜擇府佐之
治河者綜其出入一開新莊閘以通商船量船廣狹徵
稅徑一丈六尺以上者銀五兩一丈四尺以上者三兩
一丈以上者銀一兩由儀真閘者以遞減之一濟汶以

北各湖地皆膏沃之土壤宜募民田作每畝徵銀四分
輸之工所從之 八月庚戌詔建河神祠於夏鎮梁山
各一賜名曰洪濟昭靈命夏鎮開徐州洪主事以春秋
致祭先是河道都御史翁大立欲濬治梁山河禱於神
忽水落成渠可以通舟大立以為此神助非人力也請
建立祠宇領於有司以答靈貺故有是命 十月己酉
以運河淤阻漕舟不至詔奪提督漕運總兵官鎮遠侯
顧衆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各

祿俸半年降管河郎中張純徐州兵備副使劉經緯叅將顧承勲各一級俱戴罪管事尋以工部言純初自北河徙官而南尚未視事復宥之

明穆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決睢寧縣曲頭等集數口兩分閃運道百里淤重儲船九百餘潘季馴築塞決河水歸正道儲船盡出

南河全考

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反為河時河水橫流漕舟飄損八百餘艘溺死

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餘萬石御史萬恭疏言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水復湧河不得入海乃流入淮淮不能容則必衝決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科臣李貴和言河決不能轉餉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運其策又在萬恭下矣按萬恭之策深得河性古有分上流之說萬恭專主浚下流之議簡便可行然未有幾於海運之議蓋萬恭與貴和

論皆未行也

河志

馮敏功字元卿平湖人嘉靖乙卯舉於鄉隆慶四年
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而
河決睢寧繇白浪淺而入青陽決者六皆巨新安左
右決者七差小其水不制睢寧之陸滙為湖曹口而
上故河百餘里以南盡為陸淤泥半之漕艘之阻者
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民
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塞水就緒漕舟

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來
攻邳公時按部邳下令土其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即
解衣裙囊沙而塞之諸從官吏卒市人爭效公闔沙
皆滿水遂巡解公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
水復漲敗閭家口以西半戈山左右堤百餘丈公又
築之自是堤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璧諸邑
舊堤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
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

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幾千丈又自茶城踰華戚山曹
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遙衛漕河之閘者諸經畫版
築枕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唯公行之最精

監司曹郎咸取則焉

王世貞馮公傳 敏功事再
見三見於萬曆二十年

明穆宗隆慶五年二月癸卯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劾
奏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前以
治河無策遲誤漕糧方議薄罰不宜遽使離任俾脫後
責宜罷斥以儆任事諸臣又請飭都御史潘季馴陳爝

協心共濟如運到而河尚未通則罪河道河通而運不
過淮則罪漕運戶工二部覆請上是其言令大立孔昭
戴罪回籍俟河通運完之日奏處 三月丁卯初嘉靖
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蹟於
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繇淮安清江浦歷新壩口馬家
壕麻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徑度不過千六百
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
遂罷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

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道上以事
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櫟往視之 五月壬申工科
給事中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為閘以便漕舟工部覆言
茲議行勘已久而所司莫為奏報此必徇私牟利之徒
倡言阻撓而當事者憚於改作故議久不決宜督河道
漕運諸臣刻期會勘以聞有旨從之 庚辰戶科都給
事中宋良佐以漕舟尚未抵洪入閘請嚴敕河道漕運
二臣悉心經畫得旨潘季馴陳炯各務盡心幹理俾河

道疏通糧運早至不得推諉誤事 辛丑巡倉御史唐

鍊條奏漕運事一白河沙谷等淺僅五里淺而以轉般
厚費運軍不勝其苦宜令所司及時疏濬戶工二部覆
議詔允行 六月庚申工科左給事中胡櫟勘視膠萊

諸河及山東撫按議皆以為不便疏治乃奏言今為新
河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歷
三百餘里間親覩其利害也臣嘗濬分水嶺驗問獻所
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

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
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
以下夏秋雨集衝流積沙為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
安能以數寸之流濟全河之用則諸水之不足恃明矣
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引用為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
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
明矣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在高密西去新河百
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可濟則濰河

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
雖云邊海通潮又皆岡石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
可達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涸枯無可仰給下流則浮
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
志以為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
以後屢勘而不行良由於此苟率意輕動捐內帑百萬
之費以起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臣請亟罷
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人既

誤而復誤後人也上乃罷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
擾 八月丙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爌上疏報邳州河
決漕船淹阻狀戶部覆今歲漕船過淮獨早而入閘者
十不及二三雖河流為梗然諸臣怠誤之罪亦不容辭
乞遣風力憲臣督視以重國計會給事中宋良佐御史
唐鍊亦以為言得旨爌與總兵陳王謨參將顧承勲俱
停俸戴罪管事命雲南道御史張憲翔沿河督趣之
九月辛酉總督倉場侍郎陳紹儒條上漕政五事一時

疏濬言京口小灘等處原設淺溜人夫宜令有司從宜督治丙寅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糧運率因元故道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而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准大諸衛桑梓之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者矣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仍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先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薊州潁南

諸衛兌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
諸衛所舊制使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此
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也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
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
次請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
以聞報可 戊寅戶部覆漕運都御史陳炯等會議漕
政事宜一疏濬常鎮寧國及浙江海寧崇德等處河道
仍開復練湖以濟運河之用報可 乙酉山東巡撫都

御史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
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
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
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
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
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
淮安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况舟皆
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

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為安便大畧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與占侯不失即千艘萬櫓保無他患可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防海衛所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戶部覆云海運法廢已久非常之事難以盡復乞救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工部即發與節省銀五千兩為催募海舟之資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

充傭召水手之費從之

明穆宗實錄

翁大立字孺參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隆慶二年
命督河道朱衡既開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頌新河
之利有五而請濬回回墓以達鴻溝引昭陽之水沿
鴻溝出留城以灌湖下腴田千頃未幾又請鑿邵家
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從之三年七
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大行賑貸
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

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問閭愁困狀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賊騎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霖雨既久城郭不完猝有寇盜何以備之內地可慮三也江海之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五患

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
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既決淮水復漲自清河縣
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
海平地水深丈餘實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
城水溢從沂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
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
帝嘉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
為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

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為給事中

宋良佐劾罷

明史稿

明穆宗隆慶六年正月丁卯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條治運河五事一自茶城至清河五百五十里為運道咽喉宜修築長堤增卑倍薄三里置鋪鋪置十夫十五鋪設一官畫地而守以防潰決一自淮抵揚州一路堤岸衝決閘座廢壞者宜令補築自大江以南抵浙江水有淺

澀者宜令疏濬一濟寧南旺閘河全藉洸汶二水宜疏
通泉源而臨清河西務等處修濬之工亦不可緩工部
覆奏上皆允行 二月丁酉山東撫按等官梁夢龍等
言邇因河患異常廟堂畫策傍海通運誠千萬年經久
之圖顧今經理之急其要有四沿海城池廢墜不修不
可言備如大嵩靈山等數衛宜及時修葺以壯門戶杜
窺伺一也海運既開奸人或乘便通番宜嚴諭商民不
得輒私下海即下海者第行島嶼間不得遠泛大洋違

者許官兵擒住二也自海禁久弛私販極多欲驟革之則海道藉其指引即縱緩之則接引之奸不可勝詰今宜明諭商民入海者責令往回給引查銷則巡察者既有所驗而私販者難容其奸三也海運既行如利津等縣三巡檢司各有沿海信地運船往來有護送警備之嚴宜復巡檢司及弓兵原額四也戶工二部覆議如夢龍等言從之 閏二月戊辰巡按山東御史吳從憲言淮安而上清河而下正淮泗河海衝流之會河漕內出

海潮逆流停蓄移時沙泥旋聚以故日就壅塞宜以春夏時濬治則下流疏暢泛濫自平工部議行尚書朱衡河道漕運各都御史及時勘議從之 壬申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會勘泇口河議以為不便乃言泇口河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泇口鎮又涉蛤鰻周柳諸湖乃達邳州直河口以入黃河凡二百六十里取道雖捷施工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礪石水泉湧出侯

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不可施鑿縱鑿之端
石不可以通漕且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功費無算
微山赤山呂孟等湖雖可築堤然可鑿葛墟嶺以洩正
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要其施工又自有序夫與其煩
勞厚費以開涸口之河孰若時加修防如期償運保百
數十餘年之故道疏上詔尚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
御史萬恭覆勘以聞三月辛卯工部尚書朱衡條陳
經理北河八事一復舊草山東徭夫七十餘名接興河

工一復夏津魚臺二縣管河主簿隨時看守修葺一清查馬場湖南旺湖南陽湖蓄水以濟運河之涸南旺西湖安山湖洩水以宣運河之溢毋使居民侵占一呂孟微山張莊諸湖為山東滕嶧山水之會宣洩無路衝溢稅地損傷堤岸乞建二閘以洩積水一築馬家橋東岸石堤一河南解子船納稅於呂梁洪殊為不便乞改納於徐州洪一管河官不許差委以妨河務一修河築隄椿草錢糧積年逋負乞嚴有司之罰每於年終聽河道

官開數具奏詔如所擬 丙午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言國計之有漕猶人身之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疏通無滯邇來事多滋弊兼以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復議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

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行舟至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而言耳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唐人都秦右據岷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

也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而南通大海以
為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
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所謂天下大勢
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
晏輩百計為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輸輓所必由故
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
而專於海者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也彼又以為河
運入關則兩舟難並不可速也魚貫逆溯一舟壞則連

稍數十舟同時俱靡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
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所憂不可散也若我朝太
平熙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
海猶憑左臂從脇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
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
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
稍南而首尾則東西衡也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
入海其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閭家

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為患詎直今日然哉且去年之漂流諸臣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失利於河又不能通變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防中堂閉則可自傍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風波係天數臣豈能逆覩其必無然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

采擇因條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言海運既行宜定撥額糧以便徵兌除隆慶六年已有缺船糧米足備支用以後請將淮安揚州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交兌遇有災傷改折則更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言漕運二十餘萬通計用船四百三十六艘淮上木貴不能猝辦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其合用料價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

價并浙江湖廣本年折糧減存及湖南班匠等銀解用
不足以撫按及巡鹽衙門罰贖銀兩抵補一議官軍言
起運糧船宜分派淮大台溫等一十四衛責令撥軍領
駕每艘照遮洋舊例用軍十二人以九人赴運其三人
扣解糧銀添顧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其領幫官
員於沿海衛所選補所須什物即將河船免運軍丁糧
銀扣解置辦一議防範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
司道等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

剝言糧船至天津海口水淺舟膠須用剝船轉運至壩
每百石給水脚銀二兩九錢其輕齋銀兩先期委官由
陸路起解聽各督糧官收候應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
險比之河運不同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私貨八十擔
給票免稅以示優恤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
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
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四月戊辰巡按直隸御史張
憲翔疏劾管理河道主事詹世用失時不修閘壩及招

集客舟壅塞河口以致漕艘漂損諸罪狀得旨世用降
三級調外任 已卯吏科都給事中雒遵言南陽魚沛
之間開濬閘河淹沒民田者數千畝往者雖有蠲賦之
令而有司旋復徵稅又督責徐邳諸郡逋負甚亟民何
以堪請賜民數年租稅及緩征逋賦以廣軫恤之惠戶
部覆用其言 五月丙戌工部尚書朱衡及河道漕運
諸臣會議瓜州建閘事宜有五便詔從之 戊申工部
尚書朱衡等奏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

水患大為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者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則宜多方以守之因上議夫役議鋪舍議定期三事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三里建一鋪計屋三楹四鋪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其期以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願攜妻子居住者聽疏上得旨允行

明穆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九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朱衡字士平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四十四年進
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
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理
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

所開新河故址尚在乃定議開之築堤呂孟湖以防
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為濬舊渠便議與衡不
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
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効罷漕濮副使柴淶重繩
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
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
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
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交章請罷衡會

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
通行至南陽未幾李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
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
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
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
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
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
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

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兗之民增閘挑淺苦
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
高地形平行諸閘不煩啓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
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
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儻直為修渠費四
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
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
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

以山陵工請名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

明史稿

六年侍郎萬恭更請建瓜洲閘自時家洲以達於花園港開渠長六里有奇其年冬閘成一名廣惠一名

通惠於是五總船始下壩

南河全考

隆慶六年六月己巳

神宗己巳登極矣

督理河道工部都水司使

署郎中事主事陳應薦奏挑挖海口新河工竣河長十里
有奇闊五大五尺深一丈七尺凡用夫六千四百八十九名
支米九百六十七石八升 己卯工部尚書朱

衡疏報徐邳等處河堤工完并請寢泐河之議言泐口
河開鑿之難有三一則葛墟嶺開深之難一則良城侯
家村鑿石之難一則呂孟等湖築堤之難先是漕河淤
塞損船傷米臣思前河臣翁大立請開泐河以救燃眉
之患今漕河通利徐邳之間堤高水深使歲加修葺之
工自可無患固不煩別為建置況公帑空虛支費不給
瀕河生靈從事徐邳之役勞者未息呻吟猶聞揆之時
勢誠所弗宜 庚辰定漕運程限每歲十月開倉十一

月充完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四月到
灣永為定例從尚書朱衡議也 壬午派魚沛南陽留
城等處堤木河木於各州縣仍給前築堤沿關河所占
民田價值又以獨山微山呂孟等水櫃有傷民地蠲其
湖米 七月丁亥初通漕運於密雲尋復密雲漕糧五
萬石先是總督侍郎劉應節等言塞備以儲餉為急軍
需以漕輓為便密雲一城環控白潮二水若天開以便
漕者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故剝船自通州而上

者亦至牛欄山止若至龍慶倉從陸輸輓軍民艱苦之
狀水次露積之虞難以悉狀今白水徙流西城下去潮
水不二百武前於城東北業築三合土堤障水防城近
有疏渠於上填壩於下邀潮入白合為一派水漕深便
剝船可達密雲無碍漕渠既通漕額宜復 八月戊寅
工部言南旺三河等處三年兩挑正月興工二月告完
既據河臣萬恭等議糧運既早則明春大挑之日正來
年運行之時擬改九月中興工十月依限告完挑浚之

時惟進冰鮮船隻設法前進其餘俱暫停止且言大挑
莫便於秋冬莫不便於春間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慮
風濤又稽程限不便一均役更換夫役未集追呼號召
每至愆期不便二春事方殷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
不安不便三青黃未接室如懸磬頭會箕歛工食艱窘
不便四堅冰初解時尚嚴寒驅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
之力不便五如今改擬則回空已盡築壩流絕疏浚一
完藉冰封閉春融凍解溯流無碍則新運便舊夫未更

按冊可籍正役者不勞再籍催役者無事更張則徵夫
便秋事完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則民力便
今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役易於徵歛則
工食使天霽秋清氣候涼爽河鮮沮洳鋤耬易施則用
工便上是之 十月己未先是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煥
疏論總督漕運王宗沐六月內飛報海運米十二萬石
於某日由淮安次天津抵灣粒米無失比聞人言嘖嘖
咸謂海運八舟米三千二百石忽遭風漂沒渺無影響

宗沐蓋預計有此令人齎銀三萬兩糴補臣思宗沐受
國家財賦之託銳意此事意非不良糧船有失據實陳
乞未為不可何至粉飾觀聽大臣實心任事之體當不
若是米可補人命亦可補耶當今之行海運譬北方之
種稻始必樹藝少許以試地利何如而漸次為之可也
若不論南北之高下寒燠菽粟與稻並樹則雖三尺之
童亦知稻之所獲不如菽粟之嘗多矣河運之與海運
其經取久暫之宜殆亦類此來年倍加米數一節乞敕

該部從長計畫疏下戶部覆言先該科道請叙海運之功臣等謂萬世之利在河一時之急用海繼因漕臣議增海運二十四萬臣等謂海道風波難定但當習熟此路以供緩急不必加增今煥意畧與臣等議同至言漂沒糧石發銀買補臣等不意宗沐之明達弄巧成拙至此但事出風聞難以深求而首事勇敢之臣可以情恕以觀後效萬厯元年為始海運止以十二萬為則候數年之外另行裁酌宗沐亦疏辨臣固知駭見之難諧俗

成事非易可居然不意乃懸空妄傳若此使臣有一毫
不誠但為身計則按守舊規可以畢事何必更端草故
力舉海運自添一事以致彈射也況海運人船募數省
之人發行經數月之久按歷涉三省之途其同事而不
可欺者各省撫按十數人沿海守令及護行守備等官
百餘人官軍水手三千餘人使有沉溺豈待言官今日
始言三萬出之淮庫自有卷籍人船出於催募各有貫
趾乞敕戶部會同法司行巡按御史查核疏亦下部

十一月丙申河道侍郎萬恭奏議河夫工食言二洪閘溜淺夫山東東兗二府額一萬二千七百餘名每名工食一十二兩歲該銀一十五萬三千餘兩江北淮揚徐三府州額五千三百餘名工食八兩二錢歲該銀六萬四千餘兩各椿草銀不與焉在銀兩視舊額俱已增加在戶夫視今編悉已安便然漕糧朝廷之命脈漕河朝廷之咽喉當以朝廷之力治漕不當以瀕河之民力治漕今運道工役十倍於前民力凋敝十倍于舊竭疲民

以事弊河亟宜改轍查舊議單有允運所折耗銀有剝
運所省腳價近新建瓜開又有所省過壩米三項歲不
下十餘萬兩若悉給發以治河道可減派各疲弊府州
之半工部言耗米銀後改徵本色給軍腳價除扣修通
惠河餘解太倉濟遙惟有過壩餘米可歲給河道少助
夫役工食報可 甲辰漕運總督王宗沐奏辦海運漂
沒事乞回籍聽勘戶部以漕運在邇請敕宗沐矢心任
事仍照原議習熟海道備一時權宜之計從之 庚戌

河道侍郎萬恭條奏河漕事宜四款一嚴遲速之令黃河伏秋水高運船所避宜令江南糧儲道各督尾幫遵限過徐州洪勿至與怒河關三月過洪者以上勞叙薦四月過者次之延至五月後者議罰因而遇水漂沒者從重擬議一別遠近之宜南北河道迴殊到灣之期非可槩定宜令各省運船不過閘者限二月到灣過閘限三月過閘又過黃者限四月過閘過黃又過江者限五月巡漕御史按限期行殿最焉一專允運之權今議早

運徵發期會急如星火監兌部臣無殿最之權有司慢而軍衛易又轉求督糧煩難兌運必致愆期宜照浙江例各省俱以御史帶理兌運則官與軍民俱便一順官民之情江南山谷州縣仲冬水涸不可以舟迨水發時兌運已緩宜從其便齎銀至會城市米候兌但責早兌不必問所從來農末相資官民相利兌運自早過江過淮入閘抵灣自然如期疏下戶部議覆惟監兌部臣照舊恭又言春間大挑待本年之運者累朝之舊法秋中

大挑待來年之運者皇上之新規今南旺一帶及三河口諸處河道九月興工十月竣事但臣所治者河耳使運船不速至將焉用河明歲全運四百萬石計船一萬艘須以正二三月盡數過洪遠避黃水計每月當過洪入閘者二千五百艘每日當八十餘艘乞敕各糧儲道如期督至庶河有實用疏下工部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元年正月乙巳河道侍郎萬恭奏創建瓜洲二閘工完免挑盤催剥之苦因叙郎中吳自新及道

府諸臣勞績恭先又檄浚蘇松常鎮一帶河道建三汊河束水吊橋自是吳浙之運可與江西湖廣徵發相同因言瓜閘既成商船由壩者可去險就安應比照儀真事例一體抽分疏下工部俱覆行之三月壬寅河道侍郎萬恭奏江南糧運開幫期於歲十二月在江楚長江大河則可至若湖浙之舟阻於京口閘必待季春開閘方可開幫今年早運者實由臣挑浚京口所致顧事必專官而後善計必遠慮而後成江南河道水利原設

有都水司郎中一員後革郎中令兵備道帶管權阻於
遙制力分於他務三江運道遂至湮滯今宜比照惠通
北河南河事例復設郎中駐劄鎮江以其餘力兼治三
吳水利工部言三吳水利積弊已極非工部郎中所能
任已責成應天巡按督理其京口閘挑浚事務仍舊分
責各道而亦統領於督臣使上從部議行之 戊申令
昌平兵備僉事張廷弼疏濬鞏華城外舊河廷弼原勘
河通可省陸運費歲八千金及運船至而淤塞不前它

運司官楊可大以為言戶部奏行廷弼速濬之 四月
辛未河道侍郎萬恭奏事莫善於法祖法莫病於因循
今年之運既得以善其終明年之運不可不慮其始祖
宗以四百萬之糧充近萬之淺船豈不知滿載省舟之
為便而為是經年造船紛紛者以開河故蓋南旺運河
之春又得全汰之利故每船可運四百石然夏旱則汰
流微又不敢過四百石特為淺船之制底平倉淺底平
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為限淺船用水不得

過六擘今各省不務遵原運而務搭原催船有三害搭
運有五害皆足以病河道今年賴皇上主持諸臣竭力
上水諸淺深皆四尺至七尺旱枯之時幸不敗事然終
非全算乞敕該部勿以目前幸濟而忽遠圖勿循今日
弊端而廢祖制務足近萬之額船載四百萬之額糧盡
復入水不過六擘之舊制令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
其催船搭運坐困之弊一切痛革部覆從之 乙亥工
部請建復淮南平水閘與淺船淺夫及建天妃廟口石

開修復境山閘從之儀真建平水閘二座江都一座高郵十座寶應八座山陽二座凡二十三座座三百金自儀真至山陽有五十一淺淺設撈淺二小船船七金淺夫十名天妃口大閘一門除堪改廢閘石料仍用二千五百金境山舊閘五百二十金凡費工料一萬餘金悉聽河道便宜酌處不煩請發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浚勤則河愈深而堤厚建天妃閘則時閉時啓而省挑浚修境山閘則有留有接而省盤剝既裨運道且資民生

議發於恭而衡覆行之誠萬世之利云 五月乙未開
通廣西府江水陸諸路 已亥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
請申飭運務二事一濬河渠以利邇運言王家淺銀魚
廠一帶河道淺澀難前宜令挑濬深廣堤岸卑薄者修
築高厚一造官船以便民運言白糧民船大小參差橫
塞河道宜依漕船式樣打造官船下戶部 六月辛酉
戶科都給事中賈三近奏往因運渠梗咽當事者議復
海運悉心講畫法非不周然風濤險阻終屬可虞所以

歲運祇限十二萬石意正為此今聞海運至山東即墨縣福島等處忽遭異常風雨衝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消正耗糧米幾五千石淹死隨軍水手十五名臣因此反覆其事海道之勢與河道異河道之可恃者常海道之可恃者暫特數百艘行數千里巨浸倏倖於暫可恃未有無虞者也海運畏途當時建議者計出於不得已始既以不得已議行則今當因可已以議罷近漕渠一帶諸臣綜理振飭大異昔時據今年江南諸艘入閘

最早即更加十餘萬何有焉世有夷途安取九折坂人有參苓薑桂可以攝生何試命烏附以苟萬一乞救詳勘將海運姑暫停止仍以額糧十二萬盡入河運時巡倉御史鮑希顏山東撫按傅希勢俞一貫疏俱如三近指疏下戶部議停之 甲戌兵科給事中趙思誠奏請撫馭山東島人教習海運船卒以避風險旨下該部

七月丁酉山東按察使兼右參政潘允端條陳軍民二運事宜一議建輅以速糧運凡沿河管河官員乞聽臣

兼攝庶便督責修濬及時運船不至淺閭部覆如議行
戊戌工部覆御史田樂疏言四府所屬州縣頻年水
災昏墊已極蓋潯沱黑洋白溝諸水會合經行之地下
流壅塞輸洩無路一遇暴漲則卑窪漫渚方數千里田
產被其覆沒臣等請勅責成二處按臣蓋水之潴處多
在順河二府水之出口多在真定所屬利不必出其土
害不可委於隣令踏勘被災地方下流阻滯作何疏通
上源泛濫作何約束應挑浚者浚之應堤壩者築之故

道可復則復橋梁可建則建苟有利於生靈宜無分於彼此合用夫役錢糧及淤出地土錢糧應否加派滄占田產賦稅應否蠲豁嚴限具奏請自上裁報可 八月丁未工部奏今歲河道通利糧餉早達乃聞茶城於八月內淤淺致回空糧船阻滯不得南還者數千隻回空之船既遲則新運之期必愆今湏晝夜疏利方保不誤允事且茶城之淤歲甚一歲宜照舊說於境山上下高建一閘沙灌則閉而避水積則放而衝至於徐邳一帶

堤岸逼近河身土疎浪高今秋房村之役方合迅決可
為明鑑宜照原議再築遙堤凡一應河防事宜務兼聽
集思紓謀遠慮求建長治之策勿苟目前之安報曰運
船淤淺至數千隻明年糧運必致有誤便行與萬恭上
緊設法挑浚毋慕虛聲務收實效工科署都給事中
朱南雍叅河道侍郎萬恭言防河甚於防邊為河臣者
事必預報廟堂方可據以處分功必實圖國計方可藉
以利濟臣備詢河務咸謂茶城淤塞二十餘里萬恭起

夫數萬挑浚罔效回空糧船數千阻泊於上河者不下五十餘里幸黃水旁衝小溝恭督軍民拖拽空船從小溝出日不能七八隻正河仍未開通今據恭奏河通於九月十二日距恭具疏纔五日耳縱神運鬼輸安能於五日間盡回數十里糧船始之失事既屬隱蔽今之奏詞又屬朦朧彌縫一時之失職僥倖後日之成功且不圖目前之難而談古法之沿革不虞上流之塞而計下流之淺深恭蓋曰河道通塞自古已然下流俱深一淺

何害又何莫非掩過倖功之心夫今歲南回之空船即
明年北上之重船使茶城一日不開則空船即一日不
下明年之運將有欲早而不可得者乞敕令萬恭戴罪
管事悉心河務以贖前愆工部覆亦罪恭下嚴旨切責
之 甲寅江西道御史盧明章奏開濬河道事宜一曰
詳踏勘一曰專修理言順保河真巡按岐而為二兵備
分而為四勢既不相統屬議自不能通融其兵備及州
縣正官方在開濬忽令遷轉不惟本處工程不完即上

承下接均有不便功何由成宜差司官一員駐劄通中
地方同各州縣正官細加踏看預定河身凡干係開河
兵備州縣正官及承委官員俟工有次第方得循資遷
轉工部以司官權輕仍守前議而請停遷各官以便責
成上是之 辛酉工部奏明年春照例挑浚天津衛海
口新河恐礙運艘也 九月庚寅戶部覆漕運都御史
王宗沐議覆遮洋總言國初海運歲運七十萬石以給
遼海後會通河成海運遂廢然尚留遮洋一總原有深

意至嘉靖末給事中胡應嘉建議裁革并入山東江北
諸總前制盡罷應嘉以鄉土之故忍變成法有識者未
嘗不扼腕而歎近因河道淤阻當事諸臣復起新議勞
費更多海運二年道路稍諧今雖議罷宜查復遮洋一
總即改海運把總為遮洋把總領兌河運北糧仍知會
兵部海汎有警暫調海口為狼山聲援從之 十一月
壬午河道侍郎萬恭奏江南運道延袤八百餘里每歲
夏初開運河水充溢運道無虞今改於年前十二月開

封正屬各河淺滯諸壩斷流京口封閉之候挑浚工費動以數萬計仰給於導河銀是以杯水救車火且病農派夫於丁田則病民借辦於舖行則病商取給於協濟則病隣俱屬偏枯非久計也查江南漕運幾二百萬石每石舊帶徵催船脚米七升近瓜洲建閘運船徑抵水次交兌此米遂蠲宜仍每石徵一升歲折銀一萬兩查各府河務輕重分發收貯名曰運河銀凡運漕渠挑淺築堤建閘修壩催募夫役買辦什物一應工費悉於此

項動支應用分毫再不干擾農商貽累隣境以瓜開所
省江南之費為江南運道通融之用似為長便下工部
覆行之

明神宗實錄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山東
左布政使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
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
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旨優
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

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
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
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
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
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
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
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
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

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
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
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與夢龍俱進秩賜
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人舟漂沒失米三
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
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辯求勘
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即墨颶風
大起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

巡撫傅希勢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

明史稿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於南工部尚書宋禮宣
勞於北禮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
白英言築壩戴村亘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析兩河
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開十七三南注豐
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開二十一禮沒後至萬曆元年
總河萬恭追頌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孫入監
白英先以平頂中執工簿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令

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
湧幢小品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年六月丁未調河南左參政馮敏功於山東七月癸巳吏部候選歲貢生員許汝愚上言東南運道水勢之濫莫甚於丹陽地勢之高莫甚於夾港國初於此置為閘者四曰京口曰丹徒二閘居上以防

三江之易涸曰呂城曰奔牛二閘居下以防五湖之易
洩自丹陽起至鎮江蓄為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干曰杜
墅以濟漕河之用遂免海運之艱以故四月交亢五月
過淮維時雨澤大降江湖盛行不假湖水亦足以濟歲
久延襲居民侵為田畝焦杜二湖俱為平陸僅存練湖
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今改為十月臨倉雨澤既
少江水枯落不免剝淺纔數十里之區有閘三四月而
不得盡達於江者雖添設僭運枉費推挽而開河之議

起矣夫夾港兩岸高者數十丈而河僅闊數丈許下之
開鑿愈深則上之坍塌愈速頻冬役民以浚之春來淤
塞如故年年興此大役民何以堪為今之計莫若修三
湖之故址就四閘之完基蓄洩以時下修呂城奔牛二
閘以時糧運之入上修京口丹徒以時糧運之出況乎
上流既溢則奔牛而下又何不通之患哉破此說者必
以淹沒民田為辭不知前此占湖為田今仍舊修葺非
廢田以為湖也即欲補此數頃之田則沿江一帶新漲

常稔洲田無慮千頃民方爭佃構訟不息其皆隸於丹徒以此相易不亦可乎年年官司欲興水利輒為豪富破壞遂以湖淺河長為解試併修三湖而於丹陽水關下板則河如此其長湖亦如此其闊寧有不足之理此皆上下習見而緘口不言則利害之心惕之也工部覆行彼處撫按踏勘具奏從之 九月丙子工部覆工科給事中吳文佳言茶城黃淮交會數千糧艘皆由此一線之路如數十里之茶城一淤即有計疏通無救旦夕

查得先年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建議欲從子詹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約八十餘里另開新河置舊河於堤外凡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而波濤可避良為得策但稱由梁山之下張孤山之東南花山之西新衝河形南出戚家港會於黃河亦可通舟因勢利導就下為川頗與原議稍異宜令總理河道等官親詣茶城踏勘從之 閏十二月乙未議查濟寧汶上二湖舊界總理河道傳希摯勘請湖地高者准令佃種分等徵租低者

照舊蓄水濟漕嚴禁佃戶不許曲為堤防侵那疆界工部覆言委於國計民生有裨但照先原任尚書朱衡稱支河新河之身堤基皆係民間田地合將昭陽湖官地及淤平舊河准令對畝給業免其納稅以河之棄土補河之占地亦可舒濱河失業之困應行併議從之

明神

宗實錄

漢唐以前至春秋戰國大江由六合遡邗溝取道於高郵寶應諸湖之西北達長淮江南之漕俱由邗溝

而苦淺阻陳平江乃堤揚州以及於淮西過諸湖之水遂匯為一湖港相通三百七十里達於黃河餉道大通邗溝遂絕今不必泥古妄圖恢復惟濬之洩淮則可 高郵諸湖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歲苦溢乃於東堤建減水閘數十洩水東注閘下為支河總會於射陽湖鹽城入海歲久悉湮弘治中乃開儀真閘苦不得洩治水者歲高長堤而湖水歲溢隆慶初水高於高寶城中者數尺每決堤即高寶興化悉成廣淵

隆慶六年萬厯元年建平水閘二十一於長堤又加
建瓜洲閘併儀真閘為二十三湖水太平淮漲不能
過寶應又復淺船淺夫但許深湖不許高堤舊制初
建瓜洲花園港通惠閘得故金焚韓世忠船板改廣
惠閘又得故閘基椿石椿大四閘基因之則花園港
故閘道也而或恐二十三閘洩高寶八百里七十二
河之水欲閉瓜儀蓄諸湖利餉道誤哉 各湖水南
注者儀河窄而淺瓜湖廣而深余懼瓜之奪儀也乃

於三汊河建揚子橋橋口如閘制以節束之儀湖不
病淺矣而瓜閘江湖近六十里則早至而遲落更便
於儀閘鎮江截流官舫徑趨江都真州省續食征夫
之役又利儀閘云 高郵湖弘治三年白公以七十
餘萬金成康濟河商誠便也第不當束繞圍民田一
萬八千畝康濟與湖通水如城田若盂不得已於月
河之底沉三涵洞穿月河而東洩船行洞之上方未
七十年松板洞室不復能穿月河水匯田中是老堤

之東又益一萬八千畝之田湖也左哉左哉老隄如
綫浸萬頃中八面受敵而大堤壞中堤故卑薄大湖
擁田湖濤擊之而中堤壞二堤俱壞則康濟東堤直
弱繒當萬石之弩耳豈不危哉今議固老堤塞金門
決康濟涸湖田乃循老堤之東去十丈為之東堤一
護老堤一成月河歲加修築則運與民與商船萬世
之利也 寶應湖堤袤三十里軍民船由湖中西風
大作歲溺湖中以數千人運之險道也今為東護堤

如議高郵新月河之制東堤成則月河成一舉兩得
之計了此不過十萬金耳省中堤故也視白公縮費
六十萬金歲加修築可保數百年無事謀國者各有
見乎 天妃口自陳平江開清江浦六十里由此入
黃河官民使之嘉靖中黃水泛入清江淤河臣費十
萬開新河以北接於淮其說以為接清流勿接濁流
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水盛則西擁
淮流併灌新開河夫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若淮黃

會於新開口是二淤也乃歲役千夫濬淮黃交會之
淺而患愈博矣余於天妃口建石閘直出黃河黃水
盛則閉閘謝絕黃水以杜淤黃水落又啟閘以利官
民新開口勿濬可也新河馬用哉 夏秋高寶諸湖
水溢瓜儀二閘宜洞開之 高寶諸湖今建平水閘
俱引支流入射陽湖注於海正道也而鹽城范公堤
有入海五道今湮其四下流不疏此高寶興鹽之多
水患乎 夏鎮新河馬家橋之左呂孟微山諸湖夏

水泛漲外傷漕堤內淹民田者徐州七分滕縣二分
嶧縣一分公私未便也余自北堤漸家壩至鐵河止
開水口建石閘宣洩湖水以左出民田右濟漕河而
夫役以履畝出之二年乃成 洳口河從馬家橋入
微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於利國監經蠓蛤柳
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難焉微山諸湖水中
不可堤一也梁城侯家灣葛墟嶺皆數十里頑石不
可鑿二也碶石水中隨撤隨合金火不可施三也嶺

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洳河即不治徐邳河尤可萬一洳河成歲治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五也計鑿梁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年之費也況未必成六也治洳河策宜永罷之糧運盛行運舟過盡次則貢舟官舟次之民舟又次之閘乃肅汶水微而南旺析七分北濟張秋東昌臨清三分南注

濟寧南陽夏鎮是北濟者道近分數多南濟者道遠
分數少則恃呂孟昭陽等湖也故運盛行則濟寧而
上發蜀山湖南陽而下左發呂孟諸湖右發昭陽湖
以濟黃家閘勢不得不汲汲矣 夏鎮新河萬世之
計也往閘由南陽穀亭沽頭沛縣出留城地勢太卑
視南陽以上高下相懸各閘水峻故多淺又昭陽湖
在其東黃水每踰漕趨昭陽故閘河多淤隆慶初朱
少保開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里地故聳與南陽等

置新閘焉舊閘多沉水中漕水大平不患諸淺第三
湖口受沙薛二河之水夏秋水發流沙入漕為梗乃
於二河上源為皇甫東邵諸壩遏二河入微山諸湖
即沙入湖中若石投水新河無沙患矣石堤累累如
墉柳陰依依若茨樓船月夜簫鼓中流百里湖光萬
頃金碧蓋不讓西湖蘇堤焉 南旺分水河每年汶
水大發則流沙及新河三河口沙薛二河水發則流
沙舊制三年二挑俱正月興工三月竣事是治本年

之河為本年之運者也倉卒周張今運期早蓋二月
有過南旺者矣則挑期亦宜早故隆慶六年改期大
挑是治頭年九月之河為次年二月之運者也餉道
遂大利焉故糧務舊以冬兌而夏開幫兩年事也今
則冬兌而冬開幫合之而為一河務舊以春挑而夏
行舟一年事也今則秋挑而春行舟分之而為二或
合或分百世不能易矣 兩河大挑有五不便有五
便舊以正月興工二月竣事則新運踵至停積河流

既慮風濤復稽程限一不便夫役年終徭役更換舊役已滿新役未來二不便春事方興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不安三不便未接青黃室如懸罄頭會箕歛工食艱窘四不便堅冰初解時尚嚴凝驅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之力五不便若改期九月興工十月竣事則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甫完藉冰封閉春融凍解河即有待是新運之便也舊夫未更按冊可籍正役者不勞於再籍催役者無事於更張是徵夫

之便也秋事告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是
民力之便也新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
役易於徵歛是工食之便也天霽秋高氣候清爽河
鮮沮洳鋤鉅易施是用工之便也

略見
實錄

天津逆入白

河至張家灣源出密雲山後諸流五六月水漲則流
沙三四月行舟輒膠非無水也蓋頭年漲漫沙平河
闊則淺耳余復夫老如大挑故事歲濬之以待次年
春夏之運運畢水溢流沙復平九月復濬以待蓋歲

工也 創瓜洲上下二閘及開花園港六里買石催
夫費河道銀萬金有奇亦萬世之利也焉論費 瓜
洲上曰通惠閘下曰廣惠閘青石市諸蘇州麻石市
諸上元閘匠取諸夏鎮丁夫募之江北經三月而後
成排萬口而始定議百年而方興難矣哉 南旺大
挑舊制壩南北而絕之流舟楫弗通余先為之南壩
偏汶盡北流而挑其南北舟悉艤南旺而待南挑畢
余又為之北壩偏汶盡南流而挑其北乃決南壩舟

順流而趨於黃河北濬淺行舟兩利之策也 植柳
固堤六柳之法盡之矣然必立春前所植交春後則
生氣動多蟲嚙之患舊制不活者罰銀錢余念貧夫
安所得銀錢第一株罰裁五株耳而柳益衆自張家
灣以及於瓜儀循河二千餘里萬厯初植至七十餘
萬株後來者踵行之則柳罨二千里捲埽者有餘材
輓運者有餘蔭矣

黃河堤同

山東濱東海水盡東注海

者勢也逆水而西以濟會通河始於元然其時主海

運海運為寇所扼則治賈魯河而元因以亡是元人
不得會通河之利也宋少保禮於永樂九年因元舊
始開會通河五百里然非述者蓋作者也夫元人因
山東之泉悉入汶河又以汶河雜洸洸併泗不能勝
東注則為堰城壩截汶會洸泗西南流以會於濟寧
州之天井閘而分水焉蓋以濟寧以南截諸淮安入
海濟寧以北截諸天津入海云耳不知陽穀壽張之
交地勢聳於濟寧數丈而可倒使北注如尉遲敬德

武德七年之訛事乎夫敬德為盧龍節度使一鎮之
餉耳嘗試為之也而元以全運餉上都而又可襲訛
嘗試乎宋康惠弗之是也乃壩戴村過汶西南流入
於南旺據陽穀之脊而分水得之矣然併諸泉而歸
諸汶是也汶水盛發勢不能攻戴村壩則從戴村之
東龍山之西攻開名曰坎河口注鹽河以復歸於青
州故道而山東水復東傾蓋九分東注特一分析入
南之安東北之天津餉道頻年幸河不乏絕隆慶六

年余以主事張克文言循南旺百里而上歷戴村壩壩故堅汶不可破也又東數里為坎河口東北注若駛余顧張水部曰何縱汶曰歲堤坎河口歲敗亡益也余顧東龍山彼有亂石盍取石灘坎河之口里許若天成平水焉汶溢則縱之令還東注面目汶平則留之令全汶西南注以其七北灌入天津之海又以其三南灌入淮安之海是因勢而鼎足分之者以坎河灘故也遂灘坎河口萬歷元年漕大利嗟後之人

使會通河可廢則坎河口請勿濫如不可廢治水者
尚慎旃哉尚慎旃哉 宋少保禮河南永寧人永樂
初治會通河先是國朝都金陵餉道悉仰給於南江
右湖廣之粟江而至兩浙吳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
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黃河而至而金陵據舟
楫之會而漕輸焉置餉道弗講永樂中治北京上供
百官六軍悉待哺於江南之稻粟永樂初治海運運
艘兩浙自浙入於海吳會自三江入於海湖廣江西

自洋子江入於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於海山東各
以濱海州縣入於海皆會直沽達於天津而懷慶衛
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遡白河逆於張家
灣輸上都而舟溺亡算計臣曰海道險不可運乃令
江南之運皆入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
里入衛河指天津輸上都而車費亡算計臣曰陸道
費不可運少保乃請治會通故道顧元末鼎沸不暇
治餉事故道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為平沙公

乃究尉遲公之舊跡及元人之遺則自汶之上流唐元為堰城壩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寧濟寧今天井閘尉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天井之北注天津而南旺地特聳濟寧水上行終元之世第舟載上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患之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曰南旺地聳盍分水焉第勿令汶南注洸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里流於天井北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船可濟也少保乃造

梁室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過汶之入坎河者開新
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淺船
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閘從徐州至
臨清幾九百里直涉虛然為罷海運河成會北京建
宮殿五敕公採大木六十四卒於蜀乃以餉道統屬
平江公平江居河上三十年功多在淮南而會通河
則仍少保之舊平江以帝姻且久河工昭景鑠而少
保自蜀葬於永寧曾學士榮表墓又不著河工子孫

皆微為庶人又不克揚先人之烈弘治中僅僅廟食
公南旺足矣白英尤泯不聞悲夫隆慶末余治水歷
戴村遂灘坎河口披楚茨涉流沙謁白老人之廟則
棟掣像頽冠平定巾老人已爾返謁宋公祠則淒涼
古舍中工部尚書已爾亡有贈謚蔭叙余以聞廟堂
悲之乃贈公太子少保謚康惠蔭一孫入監讀書而
英亦給冠服英之後世冠帶老人而國家所以報開
河元勲者備矣無已則必如平江例乃同勲同賞乎

而況少保有明堂之功亡獻舟之過也 閘之啓閉
宜以水為則不宜以日為則水盈板而不啓則溢不
及板而啓之則洩視水而疏數焉可也 兗州府有
泗水穿城而過之西注于報功祠自濟寧左而會汶
水由長溝東注於報功祠自濟寧右而會則任城固
一都會也故建國最久泗水故道多堙水溢則經兗
府東潰金口堰而南出魯橋豈徒少濟六十里之運
且導洩兗城之氣而絕任城之青龍水又不利於商

船之泛充府者萬厯春余築金口導泗流一貫城一
遶城北濠而皆會於天井焉 閘有三叢石為之有
龍門有鴈翅有龍骨有燕尾曰石閘漕長恐水之洩
也則木板為之視漕之廣狹而多寡焉中留龍門十
有八尺遇淺則施深則否可導而上下者也曰活閘
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為之壩以留水與河接也
龍門如制曰土閘皆濟石閘之不及也 閘漕與河
接若河下而易傾則萃漕船塞閘河之口數重閘水

為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迴即深留一口牽而上遞相為塞障而壅水也命曰船堤是以船治船者也

閘漕下流通河者必留一淺長數丈戒勿濬以蓄上流以一淺省多淺若棄之與啓閘等而上流諸淺見矣此以淺治淺也 閘漕一里藉令舟滿漕可容九十艘舊制魚貫三十艘而過之余今之九十艘盈漕焉漕盈則水溢且上閘之水不得直遂也而善停蓄水可逆灌上閘矣此以漕治漕者也 白河天津至

通州凡五十九淺有淺夫以濬淺有堤夫以築堤百八十年堤夫猶故也而以淺夫為引舟夫者誤余為之復舊制云 河道夫役以類從焉一曰堤夫若高寶邳徐閘崖從事芭鋤修築者是也二曰淺夫若高寶湖之用船簍閘漕之用五齒爬杏葉杓水刮板者是也三曰閘夫若諸閘之啓閉支篙執靠打火者是也四曰溜夫若河洪之拽溜牽洪諸閘之絞關執纜者是也五曰壩夫若奔牛之勒舟淮安之絞壩者是

也而今白河以淺夫改為引夫高寶以淺夫併為堤夫失制久矣今悉改正之淮南建閘舊取石江南綱運殊為勞費不貲萬厯元年高寶諸閘余令石工鑿徐州山第給匠氏之餼耳而令回空糧船順載之每歲約回空八千餘艘每艘載石者三則每歲當得石二萬四千可建二十閘矣勿勞舟費勿擾商船便計也而何苦江南之官民為國家造黃冊之法若奇零不可窮詰且滋弊藪也為之法曰逢三丟逢七

收蓋如以分計者如遇三釐則損之為一分如遇七釐則益之亦為一分善數也今乃推之以至於不可盡之數吏緣為奸余令佑河工堤如百丈者止於尺千丈者止於丈萬丈者止於十丈銀如百兩者止於錢千兩者止於兩萬兩者止於十兩糧如百石者止於斗千石者止於石萬石者止於十石糠灰如百斤者止于兩千斤者止于斤萬斤者止于十斤假令不盡奇零則三丢而七收之分數明吏弊絕

黃運兩河估計皆同

瓜儀天妃各閘啓閉不定期限以江河消長為候
如江河消則啓板以通舟悉令由閘使商者省盤剥
之艱如江河長則閉板以障流悉令由壩使居者得
批盤之利若水長閘閉願候水落由閘者不強之使
由壩水消閘啓自願過壩者亦不強之使由閘則閘
壩俱安商民兼利 閘河水櫃凡八一日馬場湖隸
濟寧周四十里有奇俱水占可櫃不可田二曰南旺
湖隸汶上周七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三百七十四頃

六十畝可櫃者一千六百七頃八十畝三曰蜀山湖
隸汶上周長五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一百七十二頃
可櫃者一千五百三十九頃五十畝四曰馬踏湖隸
汶上隆慶元年均地踏丈陞科者為官占不經陞科
者為民占可櫃者無幾方稽核而未報也五曰大昭
陽湖隸沛縣原額五百頃可田者三百九十七頃可
櫃者一百三頃六曰小昭陽湖隸沛縣原額二百一
十八頃有奇可田者一百八頃可櫃者一百一十頃

七曰安山湖不可櫃八曰沙灣湖可櫃夫可櫃者湖
高於河不可櫃者河高於湖故也然而昭陽可櫃不
能大濟蓋洪溝之出涓涓耳無足恃也若獨山赤山
微山呂孟原非櫃也新河障田成湖而馬家橋諸口
決之大濟運無櫃之名有櫃之實蓋捐田稅毋病民
而櫃焉以益運乎余蓋嘗請之不報 運河之存也
以堤堤之固也以民自張家灣南迄瓜儀延袤二千
四百餘里河臣鄙懼民居之毀堤也而逐之余大召

民之居堤者與約法三章耳商賈輻輳者為上堤歲輸地租如例民集而商賈不停者為中堤三載量征之若野曠民稀者為下堤直令世業也永勿征蓋半稔而來者三千廬焉循是行之則二千四百里間童叟往來木樹掩映舟行兩堤之中亦天下之至安至適也已是全堤也焉用逐通州至天津為淺鋪者九十五鋪設淺夫十名小甲老人一名每歲水溢沙平則濬之是歲工也百七十年河臣以淺夫為引夫

有司草淺役為民役白河之不治也久矣萬歷元年

復之

治水筌蹄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